

三千载浪里争雄

九万年不老乡情

盘龙棹

向本贵 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



盘



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盘龙埠/向本贵著.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9.12
ISBN 7-80640-346-9

I. 盘… II. 向…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9)第54525号

盘 龙 埠

向本贵 著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东水路76号 邮编:350001)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建省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三明市新市中路70号 邮编:365001)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13.5 印张 4 插页 280 千字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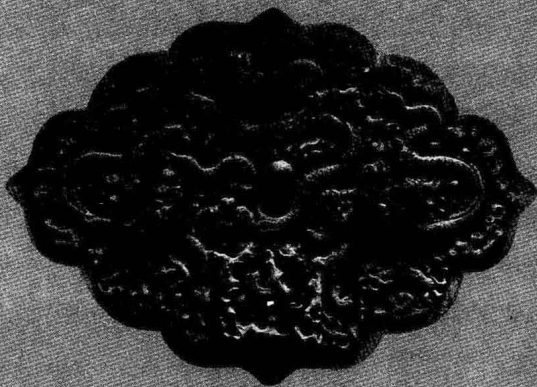
印数: 1—3000

ISBN 7-80640-346-9

I·278 定价: 1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目 录



- | | | | |
|-----------------|-------|-----------------------|-------|
| 一. 龙船痴..... | (1) | | |
| 二. 难忘的情义..... | (18) | | |
| 三. 王家三公子..... | (27) | | |
| 四. 出水才见两脚泥..... | (50) | 十四. 报复..... | (256) |
| 五. 怪人..... | (64) | 十五. 心心相印..... | (276) |
| 六. 情种..... | (87) | 十六. 情债..... | (296) |
| 七. 神秘女郎..... | (110) | 十七. 山中, 那座野坟.... | (316) |
| 八. 乞丐作家..... | (137) | 十八. 镇上来了大诗人.... | (344) |
| 九. 告父老乡亲书..... | (172) | 十九. 寻找好人..... | (362) |
| 十. 兴厂三步棋..... | (182) | 二十. 父女泪..... | (375) |
| 十一. 寻碑..... | (205) | 二十一. 远归..... | (387) |
| 十二. 步步紧逼..... | (223) | 二十二. 给你一个女儿身... (404) | |
| 十三. 喜酒..... | (244) | 二十三. 龙抬头..... | (415) |
| | | 二十四. 尾声..... | (424) |

一、龙船痴

湘西有两条河，一条辰河，一条酉水。辰河从莽莽雪峰山流出，酉水从巍巍武陵山流出。辰河和酉水在辰阳境内相汇成沅江，尔后滔滔东去，纳入浩淼洞庭。传说，雪峰和武陵各有一条龙，已修炼千年，得道成了正果，只等玉帝倾九天之水送它们东归大海。那年五月，果然倾盆子一般连着下了七七四十九天大雨，山野漂泊，江河横流。雪峰之龙和武陵之龙裹洪而下，直奔东海。两龙在辰阳不期而遇，为争谁先入海发生争执，互不相让，交手厮杀，于是，辰河酉水汇合处，阴风呼啸，浊浪汹涌，漩涡四伏。

那年，楚大夫屈原放逐五溪，舟楫逆沅水上行，但见四野荒芜，民不聊生，想起朝廷昏庸无度，内贫外侮，心焦如焚，一曲《离骚》，“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长歌当哭，肝胆欲碎。行至辰阳，船被浊浪和激流漩涡颠簸得如同簸米一般。屈子不堪折腾，将手中一扎竹筒滑落水中，被两龙吞食。竹筒入喉，顿觉腹内鼓躁，浊气涤除，两龙不由羞愧至极，也不去东海了，自愿留守沅江之口。至

此，这里风平浪静，百丈之内江水如蓝，成为闻名天下的一大奇观。人们说，这是两龙和睦相处的缘故。后来，有人还曾看见两条龙变成尺来长的两条金蛇在江边水码头显身晒过太阳哩。

曾得赤松子真传的地仙黄石公，身背赤松子地学正经《青囊经》云游天下，路经辰阳，凭江远眺，但见右有凤凰山，左有两屏山，后有二酉山，挺拔巍峨，莽莽苍苍。辰酉二河自远山中透透迤迤而来，相汇于此。山有山势，水有水路，山重水复，好一块风水宝地。于是，这里原本只是过往船客纤夫揽船歇脚的水码头，就渐渐热闹起来，有了集镇，并有了一个极响亮的名字：盘龙埠。时至今日，盘龙埠水码头旁边当年屈子曾踏过的三间石还静静地躺在那里，盘龙埠河街口并有一座屈子祠，祠内还供着屈子塑像，那塑像虽是年代久远，风雨斑剥，面前的香炉却常有香火缭绕。

屈子于汨罗投江，天下人为之悲泣。每年五月，以龙舟竞渡来祭奠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

盘龙埠人对龙船有特殊感情。盘龙埠的女人爱看龙船，盘龙埠的男人爱划龙船。盘龙埠的女人看龙船与天下人不同，无论六十老妪还是妙龄少女，头上都要戴一朵刚刚采摘还挂着晨露滴儿的冰玉一般的栀子花。五月端阳，窄窄的青石板河街，宽宽的日光，融融的河洲，人头攒动，衣衫流彩，笑声沸扬，惟有那栀子花将一缕馥郁溶进温润的五月南风里，溶进这浑重激越的五月龙船鼓声中。盘龙埠的男人划龙船也与天下人不同。穿江过！五月龙船水涨，三百丈江面滩陡流激，只见数十只龙船被用艾蒿菖蒲煮过的青丝箴缆紧紧

挽住首尾，高高扬起的龙头吞云吐雾，跃跃欲飞。船尾摆着一架三人合围的牛皮大鼓，击鼓如雷，桡片如蝶，龙船就如蛟龙腾跃，穿江破浪，惊险而又激烈。

盘龙埠过去全是一色的白龙船，一九二七年五月，贺龙从贵州率兵北伐，歇脚盘龙埠，正遇上盘龙埠百只龙船闹沅江。贺龙被盘龙埠这奇特的龙船赛所感染，也来了兴趣，告知当地龙船竞渡组织者，明日将派一只龙船参赛。第二天清晨，一轮红日刚刚被江南凤凰山顶上的凤鸣塔慢慢托起，江雾弥漫处，一条如火一般的红龙拨雾而来，那划头槳的竟是贺龙。

人们说：贺龙是条真龙，真龙闹江，改朝换代，穷苦人的凄惶日子就要过去了，好日子就要来了。后来，盘龙埠的龙船赛就有了白龙和红龙。

贺龙走后十二年，曾因谏蒋抗日，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的著名爱国将领张学良被秘密囚禁于凤凰山凤鸣寺内，这年五月端午节，少帅偕赵四小姐在凤鸣寺下沅江之畔摆出供品，祭奠屈子。少帅一身戎装，凝眸如剑，面北而立，虽身陷囹圄，而拳拳爱国之心仍记挂着被日寇蹂躏的破败江山。

第二年二月，少帅被秘密远迁贵州修文县阳明洞，然而，这年五月端阳龙舟赛，江面上除了白龙和红龙，又多了黄龙船。那是盘龙埠人对少帅的深深惦念的缘故。之后，每年五月端午节，盘龙埠的龙船赛，便有了红、黄、白三色龙船。后来，辰阳乃至辰、酉二河的龙船赛，也就有了红、黄、白三色龙船了。

这年五月初五，是辰阳县龙船大赛的日子。

清晨，刚刚涨过端阳水的江面是那么宽阔，那么湛蓝，波浪滔滔，奔腾东去。一缕缕白色水雾从江面升起，悠悠地飘上凤凰山顶，融入橘红色的云霞之中，冠在凤鸣塔尖。慢慢，从彩色云雾里透出一抹灿烂的金黄。啊，太阳升起来了。一轮硕大的金球用那无与伦比的胸怀把整个世界都搂进她火热的怀抱之中！

这时，盘龙埠村已经卸任多年的老村长刘祖民来到王昌龙家，相邀王昌龙去辰阳县城观看龙船大赛。这些年，辰阳县领导根据当地百姓喜欢划龙船的习俗，决定全县三年一小赛，五年一大赛。这年是大赛，全县三百里水路，三区十乡五镇，各路龙船汇聚凤凰山下，三百丈水域摆开阵式，谁能杀出重围，力压群龙，夺得那面绣着一条金龙的缎面彩旗，点响那串两丈四尺长的特制惊天啸，必定有一番翻江倒海的拼搏。

“昌龙，去看龙船赛么？今年大赛啦。”

刘祖民没进屋，站在禾场上喊。

王昌龙自顾自地在堂屋里专心织他的丝麻水草鞋，也不抬头，也不答话。

王昌龙的女人春香闻声从屋里出来说：“昌龙他不去的。祖民兄弟，你要去看龙船赛，就搭有文的车去。有文他们刚刚走，车还没有开。不然，走路要老大阵子。你这么一把年纪了，多累呀。”

王昌龙的女人这么说过，复又进屋去包粽子。屋里还有一个女人坐那包粽子，她是王昌龙的弟弟王元龙的媳妇秀秀。春香和秀秀都是五十多岁的人了，头上各戴一朵白白的

鲜鲜的栀子花，俏俏儿的。她们一边包粽子，一边说着话儿，两妯娌看上去竟如亲生姊妹一般亲热。面前木盆里的粽米用土碱漂过，黄爽爽的。宽宽的粽叶在手中打个旋儿，就成了个漏斗状，将粽米筑进去，再用细麻绳三缠两绕，就出了规规矩矩的四个角，俨然一件翡翠色的艺术品了。

刘祖民探头对屋里瞅了瞅，就自个儿往公路上去了，他知道，自从那年划龙船挨了批评，王昌龙就不再划龙船，也不再去看龙船赛了。

一辆货车停在公路旁，车厢里插春笋一般挤满了去看龙船赛的男男女女。

这是王昌龙三儿子王有文的车。这些年田地到户，政策松动，农民的日子就如五月的龙船花，骨朵朵儿得到了雨水的滋润，转眼间地就灿灿烂烂起来了。那年才二十岁的王有文，跟着几个麻阳客买了几块木排闯洞庭、过江浙，赚了一笔钱之后，买了台车跑运输，本大利大，成了盘龙埠第一个让人刮目相看的汽车运输个体户。

“快上车，祖民叔。”

王昌龙的大儿子王有金在车上看见刘祖民走过来，一边喊，一边伸过手，将刘祖民使劲往车上拖。毕竟五十多岁的人了，刘祖民在车厢外踢蹬一阵才爬上车，王有金连忙将屁股使劲往里面拱了拱，面前便腾出一点空隙，让刘祖民插进半个身子。

可是，货车的主人王有文却没有来，王有文的二哥王有银坐在驾驶室里使劲按喇叭。

此时，王有文和玉蓉正在村后的楠竹林里相依相搂着亲嘴儿。

玉蓉住在村后半山坡上。王有文邀她进城去看龙船大赛。玉蓉说：“我们邀枝枝姐一块去。”王有文不想枝枝去，说：“车子坐满了，怕挤不下了。”玉蓉说枝枝不去她也不去算了。王有文就急了，说：“好好好，去邀枝枝吧。”

不曾想，那枝枝看见王有文，脸面就红得如一朵芍药花儿，目光含几分羞涩地瞅了瞅王有文，说：“你们去吧，我家忙哩，我抽不脱身的。”

玉蓉只得作罢。出来时王有文对玉蓉说：“我不是不愿带枝枝去。她是你的堂姐哩，我巴结还巴结不上啊，我是不喜欢她那个忸怩样子，话没说出口脸先红了，也不晓得她心里有七道梁八道拐，哪样值得害羞。”

两人一边说着话，到了村后边玉蓉就被王有文拖进了楠竹林子。

人们说，喝辰河水长大的女子出奇的灵秀，这玉蓉颀长的身材，白皙的脸子，丰满的胸脯，俨然窈窕婀娜一棵水竹儿，清清丽丽得让人看一眼心尖尖都发颤。

“玉蓉，头上的栀子花今天送我吗？”

王有文热切的目光盯着那张月亮般光洁的脸，两手摩挲着玉蓉丰腴的肩头，这样急切地问道。

中国之大，男女相爱定情各各不同。有的地方以歌为媒，有的地方泼水传情，有的地方抛花帕定终身。盘龙埠的姑娘相中了如意郎君，则在端午节这天，将头上戴的栀子花

送给她的心上人。那可是一朵清纯如玉洁白无瑕的爱情之花哟。

玉蓉那张娇美的脸面泛起一缕红晕，弯弯如新月一般的眉睫下两汪深不见底的眼湖透着一种深邃，嫣然一笑，说：“还没有到时候哟。”

“盘龙埠三个第一我都占全了啊。第一个汽车个体户，第一个万元户。人们还说：盘龙埠的小伙子数我帅，你还不如意么？”

面对自己深爱着的姑娘，王有文真有些困惑不解了。

“有文哥，你要的不只是一朵栀子花吧？就容不得我考虑考虑么？”玉蓉笑着这样说。

“你说，你还要考虑哪样嘛？”

王有文的胳膊将玉蓉那软软的腰身搂得更紧了，薄衫儿内两个鼓鼓胀胀的奶奶就摁在了他宽宽的胸口。

“玉蓉，我家再也不会像过去那样穷了，我会挣很多很多钱，让你把日子过得滋滋润润的。我会……”

“有文哥，你没听见喇叭叫么，他们在催我们哩，快走吧。”

玉蓉有些不怎么愿意听王有文的话，对竹林外呶了呶嘴，游鱼一般从王有文怀里挣脱出来，一溜烟跑出竹林子去了。

“快开车，不然就找不到好地方看龙船大赛了。”

看见王有文和玉蓉走过来，车上就有人高声催促他们。

王有文下着水磨深蓝色牛仔裤，上穿淡白亚麻短袖衫，鼻梁上架一副迷你高级进口变色镜，一头乌亮的长发，手

腕上戴一块闪闪发光的铍金表，那模样，好不潇洒。他打开车门将玉蓉推进驾驶室，用手捋了捋额前一绺黑发，不耐烦地说：“等不及你们就走路，我又没有求你们搭我的车。”

一句冷冷的话呛得人们面面相觑，再不敢催他开车了。

那边王有银从驾驶室钻出来，对车厢上瞅了一眼，发现刘祖民也在车上，立刻装出一副极热情的样子，说：“祖民叔，你也去看龙船赛么？快下来，那么一把年纪，和他们在车厢上挤什么。坐驾驶室来，我让你。”王有银这么说着，就开门跳下车来。

刘祖民那张皱纹密布的脸上堆起感激的笑容，连连地说：“站上面要得，不麻烦你。”

“这怎么行啊，五六十岁的人，站在车厢上腰疼啊。”

王有银的话说得很虔诚。

车上就有人说：“老村长，去坐驾驶室吧，人家有银敬着你哩。”

刘祖民再不好拒绝王有银对他的一片好意，从车厢上跳了下来。竟没站稳，扑哧一声跌坐在地，黄泥车路弄了满屁股的灰尘。他有些不好意思地挣扎着站起身，正欲往驾驶室走，王有银脸上露出一丝狡黠的冷笑，趑身钻进驾驶室。那车滴溜一声，竟如飞一般开走了。王有银伸出个脑壳，大声地对刘祖民说：“喂，后面慢慢走吧，不远的，转个弯儿才十几里路。”

车屁股扬起一团浓浓的黄尘，黄尘中抖动着王有银肆无忌惮的嘲笑。

刘祖民好不气恼，对着车屁股想骂几句娘，嘴唇翕动几下，又没有骂出声，站那里愣了许久，也没心思去看龙船赛了，拍了拍屁股上的灰尘，揉了一阵蹬痛了的腰脊骨，快快往回走。

刘祖民没有回村东头自己的家，他一跛一扭地又来到王昌龙家里。

“你怎么没坐有文的汽车去看龙船赛呀？”

王元龙的女人秀秀看见刘祖民复又进了院子，不免惊诧地问。

“嘿嘿，不去算了。年年都一样的划横水，放千子鞭，只有那么个看头。”

刘祖民一脸灰，又不好对她说自己是被王有银作弄了。只得讪笑着这样地答道。

“是也是，划了一辈子龙船，看了一辈子龙船赛，如今这么一把年纪了，还去凑那个热闹做哪样哟，不如坐家中清清静静歇一歇。”秀秀这样说。

王昌龙的女人春香出来道：“昌龙正在喝酒，你也去喝一杯吧。你们横顺是一对打不散的冤家对头。”

“有酒喝呀？”

刘祖民眼睛倏忽放亮，也不推辞，喜滋滋进了屋。

王昌龙正独自一人坐在那里自斟自饮。此时，他已经是一副地道的黄龙头桡的打扮了。头上包一块黄色丝帕，肩上披一匹黄布披肩，腰上束一条染黄了的细软丝篾宽腰带，大脚短裤也是黄色的。脚板上套一双七层丝麻水草鞋。矮矮墩墩的个子，粗粗壮壮的腰身，榔槌一般的胳膊，虽是快奔

六十的人了，还是一条壮实汉子。壁上那块柏木桡片，不久才用麻阳桐油漆过，放出一缕釉光。

春香拿来一双筷和一只瓷花海碗，摆在刘祖民面前。王昌龙抱起酒坛，咕咕地往大海碗里冲了一碗包谷酒。

“祖民，你办那么个卵红砖厂赚钱，比过去做村长当那卵官还要忙，许多日子了，连你的影子也看不见，昨夜里春香熬了大半夜瞌睡，把头锅包谷酒蒸出来，你就闻到了猫尿骚，走了又打转身，是想猫尿灌喉？来，敞开肚皮，喝到眼珠子灌血就放碗。”

刘祖民说：“刚才你喝了几碗？”

王昌龙说：“一碗。你走的时候，我的草鞋还没有织好，我刚端碗喝酒你就来了。”

刘祖民端起碗，咕嘟咕嘟将碗里的酒喝了，又把碗推过去，“我不欺负你，你一碗我一碗。”

王昌龙就将两只碗冲满酒，“看样子今天你要和我赌手嘍。对你讲，今天老子要叫你醉得钻裤裆。”

此时，刘祖民心头的那种不快已经烟消云散，说：“好呵，我一个人在家喝酒没个伴，没得卵味，今天就醉一回。”

秀秀一旁见状，说：“嫂，他们喝得高兴，我去给他们添个菜。”

“我去炒。”春香说。

秀秀拍了拍手上的泡粽米，说：“我那边酸菜坛子里还有去年腌的牛角辣，又脆又鲜亮，一个都没有寡，下酒没得讲头。”

说着，就出了门，进了禾场那边自己的家。

秀秀五十多岁了，高挑个儿，不胖不瘦，身穿蓝衫青裤，脚上是剪刀口布鞋。细看，鬓角虽有几丝银发，脸上也网了细细密密的皱纹，但清清爽爽，利利索索。料想得到年轻时是个招惹汉子的乖巧胚子。秀秀十四岁出世看龙船赛，十六岁将那朵洁白的栀子花送给了号称天下第一龙船鼓手王元龙，使得盘龙埠多少年轻汉子嫉妒得吐血。秀秀十七岁脚踩绣花鞋踏进了王家堂屋和王元龙拜了天地祖宗。正如他们约会时唱情歌那样：“竹篙点水双连双，郎恋情姐姐恋郎，百世姻缘同地久，千年鸳鸯共天长。”他们都希望情郎情妹一辈子如胶似漆百年相好。

可是，万万没有料到，新婚这天吃晚饭时，王元龙到河码头去接撑渡船的孤老头喝喜酒，碰上一只铁驳子船从辰河上游漂流下来，船上跳下几个身穿屎黄色衣服倒背快枪的汉子，不由分说就将王元龙掳上船，然后顺江而下，从此杳无音讯。

还没有圆房的秀秀，整日站在河码头盼她的夫君哥哥快快回来。她深信她的夫君哥哥一定会回来的，她知道自己在她心中的位置。人们说：辰河上的男人是只船，辰河上的女人则是揽船的绳。船行千里，也会被揽船的绳拽回这青石板铺就的水码头。

可是，秀秀的泪水流干了，眼睛盼穿了，她的夫君哥哥仍然没有回来。

几年之后，县上传来消息，说王元龙给秀秀来了信。秀秀好高兴啊，喜癫癫地跑到县上取那信。回答说：王元龙去

了台湾，信不能给秀秀本人。从此，秀秀背上了黑锅，成了“对象”。那时，秀秀正在花开盈盈的年纪，守活寡，封血丧哩。况且，还要遭白眼，受人歧视。哥哥嫂嫂劝她改嫁，娘家人要把她接回去，村坊上一些好心的大娘大嫂上门给她做媒，更有各路龙船桡手们都急切切地希望得到盘龙埠这标致女子头上那朵洁白的栀子花。可是，秀秀横顺不出王家门。

“我等他。”她眼里含一泡泪水说：“我心里有个主张，这辈子等不到，就等到下辈子。”

一句话，让多少血性男女湿了眼睛。兄嫂可怜这贞烈女子，只得将第二个儿子有银给了她，让她走这人世间坎坎坷坷的路也才有个希望，有个寄托。

日月泱泱，江河不息。如今，三十多年转眼过去。三十多年前盘龙埠的俏俊女子已是两鬓银丝的老妪了。然而，秀秀的那一片贞洁之心，秀秀对于心中情哥哥的一往情深终于盼来了铁树开花，等到了海峡两岸解冻的喜讯。姗姗来迟的春风复苏了她心中的那棵枯焦的思念之树，她相信她的心上人早晚会回到她的身边来。

一碗牛角辣炒得油香盐脆，黄爽爽喷着酸味儿，秀秀端过来。这边刘祖民和王昌龙已经两碗包谷酒下肚，脸面发红，额壳鼓筋。牛角辣下包谷酒，那酒劲儿就滴溜溜往上窜，别有一番滋味。两人更来了兴致，一棵牛角辣横着别进口，牙巴骨几横，就急急把包谷酒往嘴里倒。一坛子包谷酒不知不觉就喝掉了大半。这时，江面上传来急促的龙船鼓声，王昌龙身子触电一样弹跳起来，踉跄着走过去，摘下壁

上那片柏木桡。春香见状，连忙将一条长凳摆在堂屋中间，嘴里嗔道：“痴癩又上来了哩。”

刘祖民不知王昌龙要做什么，问道，“你去划龙船？”

王昌龙也不言语，双脚跪倒在长凳上，应着江面遥遥传来的龙船鼓声，双手握桡，弯下了身子。

刚才还是半醉半醒的王昌龙，顷刻之间竟变成了一头矫健的猛狮一般，跪着的双腿像生了根的青枫木菟公，挺胸收腹，浑身肌肉就鼓鼓地凸了起来。浓眉凝如铁刷，脸面刀砍斧劈，嘴巴鼓起，呼呼喷气，双手一前一后握住桡片，那块被桐油漆得发光发亮的桡片就如蜻蜓点水在手中舞动，胳膊上的肌肉像老鼠一样上下溜动。

刘祖民看得呆了，一脸惊疑，“昌龙兄弟这是……？”

春香脸面潸然，说：“自从那年挨批斗之后，昌龙就再也不划龙船，也不去看龙船赛，一到端午节，自个儿在家中应着江面上竞渡的龙船鼓声，跪在长凳上过过瘾啊。”

刘祖民听罢，脸上流露出一种难言的疚歉。他记得那是十几年前的端午节，省里来了个大官儿，要看辰阳县举办的龙船赛。经过五天激烈角逐，盘龙埠王昌龙的黄龙船也进入了决赛圈。当时王昌龙划头桡，刘祖民当鼓手。以前，鼓手是王元龙，刘祖民掌舵。缺了王元龙，找不到合适的鼓手，只有让刘祖民凑合着，舵手让别人去做。当时，两岸的龙船迷们都把夺冠的希望寄托在王昌龙这只龙船上。可是划着划着，就乱了套。刘祖民的鼓点怎么也压不着王昌龙的头桡。龙船没划到终点，王昌龙就气咻咻地抛掉桡片，一脸愤怒，